

論白先勇《臺北人》小說中〈一把青〉的情節結構

黃韻庭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白先勇《臺北人》小說中以特定時期及特殊人群為對象，以真摯的情感，細膩的筆觸，揭示了人性深刻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其中的矛盾性更是跨越倫理與道德中諸多對人性批判與重構。其中以〈一把青〉中的朱青對愛情先後不同的態度，前期的純潔執著，後期的玩世不恭，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透過人物的朔造，及故事結構的搭建，對人性複雜面進行不同層次的顯現。困於新生與幻滅，存在與虛無，繁華與蒼涼，運用層層的分析，探討白先勇《臺北人》小說中〈一把青〉的故事結構。

關鍵詞：臺北人、一把青、故事結構



一、前言

白先勇小說中的眾多人物大多生活在現實與希望的矛盾中，在靈與肉體中掙扎著，由〈一把青〉小說中可以分析出淺層與深層的涵意及整個小說的行進結構，造成的十足張力與令人省思的後置意義，白先勇寫出了人性，就如同戴惠說得：「一部小說無論社會背景多麼廣闊，故事劇情多麼複雜，但最能引發情感的就是那細膩而真實的人性描寫」¹。而〈一把青〉裡的敘事結構中，不僅僅可以分析出細膩的人性，在整個敘事結構上，可以分解出從新生到幻滅的進行結構，可藉由人物先後的性情轉變、整個情節結構的靜態與動態，由平衡到不平衡，到最後的平衡裡，情節曲折及令人省思。如白先勇筆下的朱青，對愛情先後不同的態度，前期的純潔執著，後期的玩世不恭，讓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議，是怎樣的遭遇與內心衝突導致一個人的性情有極端的轉變，可以從整個小說的故事結構裡來分析及探討，白先勇透過人物的塑造，造成故事結構中的對立鮮明，她讓人看到的不是技巧的炫示，而是真情自然的情感表露。

二、人物典型的關係結構

白先勇《臺北人》小說中裡面敘述的時代背景是來自於中國大陸淪陷後，隨著國民政府撤退來臺灣的這一群人，且都有一段難忘的過去，而這個過去的重覆，影響著他們現實的生活。從開始充滿著希望，到最後希望的破滅，卻不得不接受命運的安排，也無力抵抗歲月的流逝，時間就像侵蝕靈魂的無形殺手，過了越久，就越不清楚活著的意義，那群人的靈魂就在過去的歲月裡幻滅，能抓住的，只是細微思考裡的片段回憶。新生代表著重生和一切新氣象，欣欣向榮及充滿希望；幻滅則代表著希望破滅，沒有生氣及頹廢無望的感覺，也代表對現實生活的屈服及猶如空有軀殼般地活著。在人物典型的關係結構裡，分為兩項敘述，人物典型的建立結構和典型與典型之間的關係，藉由典型人物與之間相關係，讓整個情節充滿張力與省思意味。

（一）人物典型的建立結構

〈一把青〉小說裡的時代背景為抗日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故事裡的人們都以為戰爭結束了，一切可以開始安定及繁榮起來，張燈結彩非常熱鬧，但是好

¹ 戴惠：〈白先勇小說的人性特質〉，《湖北社會科學人文視野》，（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06年，頁128。



景不常在，剛歇息的戰事又一發不可收拾。將〈一把青〉小說裡將人物典型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 熱血沸騰的勇敢青年-郭軫：代表著新生、熱情與希望。如小說中敘述：

那時他還剃著清亮的頭皮，穿著一身土黃布的學生服，舉止雖然處處露著聰明，可是口角到底嫩樨，還是個未經世的後生娃兒。²

分別以清亮的頭皮、土黃布的學生服、未經世的後生娃兒，在淺層意涵裡代表著年輕、稚嫩及青澀單純，在深層意涵裡，代表著新生、希望、熱情。是熱血沸騰勇敢青年-郭軫最直接的代表。以清亮頭皮及土黃布於深層意義裡可以看出時代背景裡的單純及未經世俗染污。

(2) 清秀脫俗的靚女孩-朱青（早期）：代表著純潔真情與理想。如小說中敘述：

來作客還穿著一身半新舊直統子的藍布長衫，襟上腋了一塊白綢子絹兒。頭髮也沒有燙，抵的整整齊齊的垂在耳後。腳上穿了一雙代絆的黑皮鞋，一雙白色的短統襪子倒是乾乾淨淨的。³

在淺層意涵裡，從白綢子絹兒可以看得出來朱青的純潔與單純，沒有燙的頭髮與乾乾淨淨的襪子，代表對自我的要求與理想狀況。以一雙黑皮鞋指出了傳統與規範下的中國女人，對婚姻的嚮往與堅持充滿著新鮮的希望。在深層意涵裡，明顯地看出純淨、潔白、期望、傳統與單純。

(3) 玩世不恭的風塵女子-朱青（晚期）：代表無力抵抗命運的造化，隨坡逐流，任環境曲折改變，表面上順應命運的安排。如小說中敘述：

²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0。

³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2。



穿了一身透明紫紗灑金片的旗袍，一雙高跟鞋足有三寸高，一扭，全身的金鎖片便閃閃發亮起來。一曲唱完，下面喝采聲，足有半刻時辰，於是他又隨便唱了一個才走下臺來，即刻便有一群小空軍迎上去把她擁走了。⁴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裡，仍為未開放時期，透明紫紗灑金片的旗袍，可以透露出誇張的表現形態，三寸高的高跟鞋與當時時代背景有相當大的反差效果，最後被一群小空軍擁走，與前期的朱青有明顯的對比，無論在內心或自我價值上，都明顯的被扭曲。在這裡就如黃長勝所說的：「人生不過是一場滑力的鬧劇，總有一天，我們都會回到那個最初的原點，諛有誰可以逃拖這樣的宿命」⁵。

(4) 向命運妥協的傳統女子-師娘（內敘述者）：有著傳統認命的心，在現實與理想裡取得平衡的女子，運用自我安慰與轉念面對生死遺憾，維持整個眷村裡舉足輕重的角色。如故事敘述：

打我嫁給偉成那天起，我心裏已經盤算好以後怎樣去收他的屍骨了。我早知道像偉成他們那種人，是活不過我的。倒是沒料到末了連他的屍骨也沒收著。來到臺灣，天天忙著過活，大陸上的事情，竟逐漸淡忘了。老實說，要不是在新生社區又碰到了朱青，我是不會想起她來了。⁶

故事的敘述結構裡，藉由「師娘」一人，以講故事的方式，讓整個故事更加的有張力，藉由故人朱青的相遇，讓整個小說串起往事與現實的交錯與清晰，藉由收他的屍骨到活不過我，表層意義裡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於深層意義裡，是對生命的另一個層次的放棄與認命，極深的無望感與刻意忘記的回憶。

(5) 替代朱青內心缺口的替代品—小顧：和郭軫依樣是年輕空軍，擁有熱情與活力，在現實中如同死去郭軫的角色，儼然是個替代品。

⁴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5。

⁵ 黃長勝，〈讀白先勇《一把青》隨想〉，（合肥：文學評論）頁125。

⁶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6。



接著朱清又跟我介紹一個二十來歲叫小顧的年輕男人。小顧長得比先頭那兩個體面多，茁壯的身材，濃眉高鼻，人也厚實，不像那兩個那麼滑嘴。

7

可以由二十來歲、茁壯的身材、濃眉高鼻與郭軫的長相、體型、外觀皆有相類似的形象，而且也都為空軍。

（二）典型與典型之間的關係結構

在典型與典型的關係結構裡，可以發現時間、遭遇、人物轉換會讓整個情節更加具有延展性，由以下的典型結構關係裡：朱青與郭軫、朱青與小顧、師娘與其他人，這三個關係裡，因為時間與遭遇，產生個性前後的差異與看似一樣的場景卻人事已非的情形。

（1）朱青與郭軫的關係結構

朱青與郭軫相識於戰後的南京，兩人的青春時代是單純、炙熱、愛戀、依賴、誠摯的，因為相愛而結合，所以在分離時格外的不捨，面對死亡時的悲痛與絕望、由新生到幻滅的整個行進過程，由下面敘述可以看出：

朱青歪倒在一張靠椅上，左右一邊一個女人揪住她的脖子，把她緊緊按住，他的頭上紮了一條白毛巾，毛巾上紅殷殷的沁著巴掌大一塊血跡。朱清剛才一得到消息，便抱著郭軫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邊跑衣邊嚎哭，口口聲聲說要去找郭軫。有人攔她，她變亂踢亂打，剛跑出村口，便一頭撞在一根鐵電線桿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洞，剛才抬回來，連聲音都沒有了。

8

是怎樣真摯的情感，可以讓朱青如此不捨，面對心愛的人死亡，有共赴黃泉的決心，但因現實生活裡的不允許，與當代社會裡給女人鉗上的枷鎖，不得不好好地活下來，即使心裡百般不願意接受郭軫的死，卻還是得面對這個無聲且冷酷的世界，是聲嘶力竭，也是對這世界的無聲抗議。

⁷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8。

⁸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0。



(2) 朱青與小顧的關係結構

甚至從白先勇小說中敘述裡，由「我們巷子裡的人都說朱小姐愛吃『童子雞』，專喜歡空軍裡的小伙子」及「我們推開門，走上她客廳裡，卻看見朱青坐在窗臺上，穿著一身粉紅色的綢睡衣，撈起褲管翹起腳，在腳指甲上塗蔻丹，一頭兒髮捲子也沒卸下來。」與之前的素衣及頭髮沒有燙，明顯地顯現出對比，在先後的差異裡，可以看得出在新生與幻滅裡，朱青的演變。而朱青後期對小顧的死，因為環境的造化及生命的歷練，讓她在面對生死與情感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如故事敘述：

『小顧出了事，師娘該聽到了』朱青一邊草炒菜，頭也沒有回。

『小顧這裡沒有親人。他的後事由我和他幾個同學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運到碧潭公墓下了葬』⁹

面對不同的心愛人，前後的差異性是如此的極端，面對小顧，似乎在說著遠方親友或是不熟的朋友死亡般的稀疏平常，沒有淚水，沒有衝動，是怎樣的遭遇與精力，讓朱青內心的轉變如此大，能讓人從新生到幻滅，面對戰爭的無情；面對心愛的人死去；面對無常的人生；面對未知乖戾的未來，她選擇隨波逐流，屈服命運，壓抑自己的內心，假裝看淡一切。而被他的老子娘用板車及舖蓋一起拖走的這段時間，她如何從單純、純情、的少婦，轉變成浪蕩不拘、專吃「童子雞」的浪蕩女，這轉變正是新生到幻滅結構演變。

(3) 師娘與其他人的關係結構

師娘與其他人的關係結構中，師娘為觀察者也為安慰者，從郭軫與朱青相識到相戀，結婚到分離，直至郭軫之死，朱青的崩潰，在重要時刻為安慰者，平時為觀察者，從他看到郭軫時，描述他時：「郭軫全身都是美式凡利丁的空軍制服，上身罩了一件翻領鑲毛的皮夾克，腰身勒得緊峭，褲袋上確繫著一個 Ray-Ban 太陽眼鏡盒兒。一頂嶄新高聳的軍帽帽沿壓在眉毛上；頭髮也蓄長了，滲黑油亮的髮腳子緊貼在兩鬢旁。才是一兩年功夫，沒料到郭軫竟出挑得英氣勃勃了。」¹⁰甚至到他第一次見了朱青時：「當我見到朱青的時候，卻大大的出了意料之外。

⁹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92。

¹⁰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1。



那天郭軫帶她來見我，在我家吃午飯。原來朱青卻是一個十八、九歲為單瘦的黃閨女，來作客時還穿著一身半新舊直統子的藍衣布衫，襟上掖了一塊白綢子絹兒。頭髮也沒有燙，抵的整整齊齊的垂在耳後。腳上穿了一雙代絆的黑皮鞋，一雙白色的短統襪子倒是乾乾淨淨的。」¹¹可以得知師娘觀察細膩，且為旁觀者角色，也為安慰者角色，以下敘述可知道，由師娘對朱青說的話可以知道：「她們背後都經過了一番歷練的呢。向你後頭的那個州太太吧，她已經嫁了四次了。她現在這個丈夫和她前頭那三個原來都是一個小隊裡的人。一個死了託一個，這麼輪下來的。她那些丈夫原先又都是好朋友，對她也算是周到了。」¹²藉由別人的遭遇來安慰朱青，人生的無常與無法掌控的事情，是無奈但也必須認命。就如同申丹所說：「人物視角與其說是觀察他人的手段，不如說是揭示聚焦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¹³。

三、〈一把青〉小說中的敘事結構

白先勇把敘事結構，分為靜態描寫與動態描寫，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之間的轉折點在於郭軫之死，讓整個情節落入不平衡及極其大反差，使整個小說情節產生極大張力及前後對立，不僅僅對生命及人生觀的改變，更顯現新生與幻滅的進行結構。情節分布的平衡點初始於抗日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郭軫與朱青的相識與相戀，一切充滿希望、到處繁華，到結了婚，原本預計的蜜月旅行沒有去，國內的戰事又爆發了，藉由郭軫死訊的傳回，朱青悲傷不已，產生的內心劇烈轉變，是小說情節中不平衡的開始，直至最後朱青再次出現後的轉變，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平衡，中間的轉變，正是從新生到幻滅之間情節的行進結構。

(一) 〈一把青〉小說中的靜態描寫

在敘事結構中，靜態描寫分為：平衡—不平衡—平衡，其中的情節敘述，以靜態事的方式鋪陳與陳述，讓整個情節更具有豐富的色彩。

(1) 〈一把青〉小說敘事結構的平衡

¹¹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2。

¹²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7。

¹³ 申丹：《敘事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7。



故事情節初始於「抗日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¹⁴，到處繁華，一派帝王氣象的情境顯現出新生、欣欣向榮、繁華、熱情。郭軫帶朱青參加師娘的飯局，「吃完飯還是你們兩人去遊玄武湖，那兒的花兒開得正盛。」¹⁵以遊玄武湖顯現兩人正熱戀；花兒開的正盛顯現兩人的愛情逐漸加溫，正如花兒依樣盛開。甚至在郭軫為了朱青被記過，被解除了小隊長一直也無所謂，甚至對師娘說：「師娘，我不是故意犯規，惹老師生氣，是朱青把我的心拿走了。真的，師娘，我在天上飛，我的心都在地上跟著她呢。」¹⁶都可以看得出來兩人感情的深厚及彼此依戀的心情。

(2) 〈一把青〉小說敘事結構的不平衡

不平衡源自於社會動蕩不安、戰事的爆發一直到郭軫死訊的傳回，朱青內心從等待與期望到失落與絕望可以由以下敘述來看：

看見客廳裡，還是新房般的打扮。桌子、椅子上堆滿紅紅綠綠的的賀禮，有些包裹尚未拆封。桌子跟下卻圍著一轉花籃，那些玫瑰劍蘭的花苞兒開得十分新鮮，連鳳尾草也是碧綠的。牆上那些喜帳也沒有收去，郭軫同學送給他的一塊烏木燙金的喜匾鵲懸在廳的中央，寫著「白頭偕老」。¹⁷

從新房的打扮、紅紅綠綠的賀卡、新鮮的玫瑰劍蘭花苞兒，甚至連鳳尾草也碧綠的，情境顯現出婚姻的剛開始、一切都還在期待與興奮中，尤其以「白頭偕老」來顯現對新生的渴望與期待。

(3) 〈一把青〉小說敘是結構的最後平衡

在歷經郭軫之死，朱青的內心由極盡傷心、絕望、失去生命的意義到最後不得不接受現實生活的擺佈，只能選擇壓抑與遺忘、冷淡與認命、放蕩與自我放任來面對所失去的一切，才能真實的活下去，為了活下去，她必須為自己找到一個活下去的方式，這是因為對期望的幻滅與不得不接受現實殘酷的事實。從故事情節最後又回到平衡，有下面敘述可以知道：

¹⁴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0。

¹⁵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3。

¹⁶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4。

¹⁷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5-76。



來到臺北這些年，我一直住在長春路，我們這些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毫不相干，裡面的人四面八方遷來的都有，以前我認識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裡去了。幸好這些年來，日子太平，容易打發，而我們空軍裡的團康活動，卻並不輸於在南京時那麼頻繁，今天平劇，明天舞蹈，逢著節目新鮮，我也常去那些晚會去湊個熱鬧。¹⁸

以仁愛東村呼應一開始的仁愛東村，雖然已經是人事全非、物換星移，但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不同，一樣有平劇，一樣有舞蹈，依然會常常湊熱鬧，所有的一切又恢復到以前的生活步調，如此的稀疏平常，好像一切未曾改變過。可以從朱青又可以愛上小顧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歷經郭軫之死，朱青內心裡從不願意接受到認命，甚至到愛上小顧，可以看得出小說敘述到平衡的點，由下面敘述可以看出來：「朱青在招呼客人的時候，小顧一徑跟在她身後，替他搬挪桌椅，聽她指揮，做些重事」¹⁹可以知道兩人的關係密切與默契，甚至在「小顧，快點多吃些，你們大姐燉雞來補你了」²⁰的敘述裡，可以得知朱青對小顧別於一般的疼愛，又可以從以下敘述裡可以看出朱青對小顧的愛：「小顧和我們打牌的當兒，朱青便不入局，她總端張椅子，挨著小顧身後坐下，替小顧點張子。她翹著腳，手肘搭在小顧肩上，嘴裡卻不停哼著歌而，又是什麼〈嘆十聲〉，又是什麼〈怕黃昏〉唱出各式各樣的名堂來。」²¹由〈嘆十聲〉與〈怕黃昏〉對應出朱青內心的無奈及歲月無情，也可以看出朱青的愛慾轉變。在〈一把青〉小說敘述裡，可以分析出整個故事結構由新生到幻滅、人物性格的轉變、小說敘述如何從平衡到不平衡，又到最後的平衡，小說的高潮起伏、張力衍伸、形象意涵中更顯出整篇小說結構的扎實與讓人省思的意義。

（二）〈一把青〉小說中的動態描寫

在敘事結構中，動態描寫為：平衡到不平衡的過程以及從不平衡到最後的平衡，這之間是進行的，動態的、活躍的，讓整篇小說出現張力及可看性。

¹⁸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2。

¹⁹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8。

²⁰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8。

²¹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9。



(1) 從平衡到不平衡的進行過程

一直到郭軫的離開，朱青內心的失落與無助，故事情節上的轉變，可以從下面敘述來看：

她歪倒在床上，臉埋在被窩裡，抽抽搭搭地哭泣著。他身上仍舊穿著新婚的豔色絲旗袍，新燙的頭髮揉亂了，髮尾子枝桠般生硬地張著。一張綉滿五彩鴛鴦的絲被面被她搓的全是皺紋。在她臉旁被面上，卻浸著一塊碗大的濕印子。²²

情節敘述結構裡出現對立的情境，新婚的豔色絲旗袍原本該是喜氣洋洋，充滿幸福感，但卻配上的新燙的頭髮亂了，顯現出凌亂與倉促；以五彩鴛鴦本該是對應白頭偕老，卻被她搓的全是皺紋，且在被面上浸著一塊碗大的濕印子，情境的敘述上出現反差與對立，開始不平衡的情節。不平衡的情節高潮於郭軫死訊的傳回，如以下敘述：

朱青歪倒在一張靠椅上，左右一邊一個女人揪著他的膀子，把她緊緊按住，他頭上紮了一條白毛巾，毛巾上紅殷殷地沁著巴掌大的一塊血跡。我一進去，裡面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訴我：朱青剛才一得到消息，變抱了郭軫一套制服，往村外跑去，一邊跑一邊嚎哭，口口聲聲要去找郭軫。有人攔他，他變亂踢亂打，剛跑出村口，便一頭撞在一根鐵電線桿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洞，剛才抬回來，連聲音都沒有了。²³

情節敘述裡，朱青從一個恬靜不多話的女生，因為郭軫之死，頭上紮白毛巾，對應著我心已死，白毛巾上的血跡，已經打碎朱青對愛情與婚姻的憧憬，情緒失控到需要兩個女人揪著膀子，才能讓朱青不至於尋死，甚至到最後的聲音都沒有了，也是情境上對生命及人生無聲的抗議。而在情節意涵裡，可以由下面敘述知道：

她的一張臉像是劃破了的魚肚皮，一塊白、一塊紅、血汗斑斑。他的眼睛睜得老大，目光卻是渙散的。她沒有哭泣，可是兩片嘴唇卻是一直開合著，

²²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76。

²³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0。



喉頭不斷發出一陣陣尖細的聲音，好像一隻瞎耗子被人踩得發出吱吱的慘叫聲一般。²⁴

用割破了的魚肚皮來形容臉，表層意義裡形容哭泣傷心的淚痕斑斑，深層意義裡如同生命與愛情被殘酷的事實給踐踏蹂躪，充滿傷痕。眼睛大，目光卻是渙散，表層意義裡說明對現實生活的無助與疲累，在深層意義裡可以看出對未來的絕望與毫無依靠的無力感。已瞎耗子表層意義來看朱青哭泣到最後已經泣不成聲，深層意義裡卻也看出愛情最後掙扎無用的悲涼。

(2) 從不平衡到平衡的進行過程

從歷經郭軫的死亡，外表與性格的轉變，直到對小顧之死的淡然，由以下敘述可以知道：

『小顧出事了，師娘應該聽到了？』朱青一邊炒菜，頭也沒有回，便對我說道。

『剛才一品香老闆娘告訴我了。』我說

『小顧這裡沒有親人。他的後事由我和他幾個同學料理清楚了。昨天下午，我才把他的骨灰運到碧潭公墓下了葬。』

整個情節由朱青原本的失控，到對小顧之死的驀然，可以產生明顯對比，讓整個劇情由不平衡到平衡的動態表現。同鄭斐文所說的：「作者有意重複兩個同樣結構，突顯出女主角朱青的轉變，藉此表達主旨：即人是無法改變由繁盛到衰敗的命運，可是人可以改變自己，保護自己在這個過程中少受傷害」²⁵。也就又如同劉俊所說的：「人在意識到自己無法與這隻巨手抗爭的情況下，放棄並對之妥協、順從的一種無奈與自我保護，這隻巨手對朱青的無情撥弄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心靈世界再也經不起那怕是一次打擊，而自己既無力與之抗爭，逆來順受的認命也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在為逆來順受的一個前題，對人生的一切紙在徹底的放鬆和有限的投入就成為避免傷害的最佳態度。」²⁶

²⁴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頁81。

²⁵ 鄭斐文：〈論白先勇《臺北人》的敘事手法〉（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頁36。

²⁶ 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月初版），頁299。



四、結論

總結以上分析，在小說故事結構中，可以由人物的典型特質與先後性格的轉變級人物與人物之間的關係結構，分析出故事結構的行進，也可以根據敘事結構的動態描寫與靜態描寫，靜態描寫中的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最後的平衡，在轉變上的淺層意義及深層意義來讓整篇小說更具有可看性與內容性，不僅僅刻劃出人性單純的那一面，也分析出整個小說因為層次上的不同而導致張力的無限延伸，在敘事結構中的動態平衡中，叢平衡到不平衡的行進結構，與不平衡到平衡中的進行轉變，前後平衡，其平衡乍似相同，但深層意義裡面，實質已經改變，表面上依然過著如以前的生活，但內心裡已經過新生到幻滅間的洗滌與改造，就如朱青與郭軫的執著與單純，與小顧之間的愛，卻明顯的反差現象，雖然都為愛，但卻因為一場戰爭，失去依靠與心愛的人，讓朱青心裡世界，因此產生極度反差的現象，也因為對立及反差現象，讓整個小說敘事結構產生緊密結合與層層相扣。



五、參考文獻

(一) 專書

- 白先勇，《臺北人》，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
- 申丹：《敘事學與小說文體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黃長勝，〈讀白先勇《一把青》隨想〉，（合肥：文學評論）。
- 劉俊：《悲憫情懷-白先勇評傳》，（臺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月初版）。
- 戴惠：〈白先勇小說的人性特質〉，《湖北社會科學人文視野》，（武漢：湖北社會科學，2006年）。

(二) 論文

- 鄭斐文：〈論白先勇《臺北人》的敘事手法〉（臺北：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7月）。

